

農村戲劇小叢書

文 化 关

相 声 剧

鄒 濟 潮 著



716.7
~~714.8~~
575

內容說明

《文化关》这个相声剧通过两个农民在村口“文化关”相遇与对问，表现了扫盲运动的重要意义及农民群众在扫盲运动中的热情与智慧，这种“文化关”已经在很多地方出现、推广；这是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新气象。

这剧本不需要布景，到处都可以上演。

了. 如 }.

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

建筑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※

統一書号：10070·134 字数7,000 开本850×1168 1/64 印张1/4
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張0,001—10,001册

定價 (7) 0.04元

人 物：甲——三十来岁的农民。

乙——从外乡来探亲的农民，三十来岁。

景：村口。道旁有棵大树，树上挂着一块小黑板，黑板上写着“白菜”两个大字。另一边，摆着一张方桌，桌上有些茶具，桌旁有些凳椅之类，奇怪的是每一样东西上都贴着一方纸，纸上分别写着“桌”、“椅”、“壶”等字。

后面还竖着一块路牌，上写“文化村”。

幕 启：甲伏在方桌边专心地念着一本书，同时还握着笔在描描画画。乙从远处来，仿佛是来此探亲拜年的。

乙（对甲）老兄，请问这儿是闻家庄吗？

甲摇摇头，仍专心地在写。

乙（自语地）聾子？（更有礼貌地向甲）对不起，请问，去闻家庄是走这儿吗？

甲仍不回答，只是指了指路牌，仍埋下头去。

乙（恍然）哦！哑巴。

甲（跳起来）谁是哑巴？你才是瞎子呢！

乙 噯……别发火。我左一个老兄，右一个对不起，客客气气的；你怎么出口就伤人？

甲 (忽然发觉来者面熟) 咦，你不是咱村王大孀她閨女的男人？

乙 是，我几年没来，你们这地方改了样儿啦。

甲 大改样了！怎么样，改的不错了吧？

乙 老兄，我可对你有个不大不小的意见。

甲 怎么？

乙 我说啊，你这人不通人情，如今天下农民是一家，我刚才客客气气地向你问路，你不该搭架子。

甲 这可冤枉！你问我头一声，我就摇了摇头，对吧？这就是说这儿不叫闻家庄，改了。

乙 改了？那我又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说改了呢？反而指手划脚装哑巴干什么？

甲 谁装哑巴来？我用手一指，就是请你自己看。你看这牌子上不写得一清二楚？

乙 (误会了) 哦，这第一是“清”第二是“楚”，那第三就一定是“庄”了。原来你们已经把闻家庄改作“清楚庄”了，这名字怪新鲜。

甲 嘿，闹了半天你还真是瞎子呀！

乙 你又骂人。

甲 我可没骂你，大家都管不识字的叫文盲，这盲的意思就是瞎，你看见了字不认识它，不就是亮眼瞎子吗？

乙目瞪口呆。

甲 喏，我来教教你。(从桌上拿起一块竹片，指着路牌上的字)这是“文”，文章的“文”。跟我念！(乙无可奈何地跟着念)这是“化”，合作化的“化”。这是“村”，村庄的“村”。

乙 (跟着念完，不服气地)见鬼，你把我当小孩子耍啦？你别逞能。你以为我不识字？哼，斗大的字也认这么担把。我倒要考考你呢！

甲 没关系。

乙平举两手，双脚分开，摆成个“大”字的样子。

甲 这是“大”。

乙又把两脚并拢，摆成个“十”。

甲 这是“十”。

乙 (竖起大拇指)佩服！佩服！肚子里的确装了几两墨水。可我偏不信，再给你认一个。

乙摆成个“十”字，又把甲手里的竹片拿来往头顶上一搁，成了个“干”字的样子。

甲 “干”——干部的“干”。

乙 不对！

甲 明明是个“干”字。

乙 怎么样，傻眼了吧！以后别在人前逞能，虚心些。喏，我来教教你：这是“平”——

公平的“平”。

甲 瞎說，“平”字還要兩點。

乙 我左边一只耳朵，右边一只耳朵，不就是兩點？

甲 那……(无可奈何)好，我也來考你一考。
(立正兩手叉腰，彎成一個“中”字)這是什麼字？

乙 嘿，我當你拿出多大的學問來考我。這是——耳朵算不算在裡面？

甲 一只也不要。

乙 那就十拿九穩是個“中”！

甲 不對。

乙 哦，你想要賴？這分明是個“中”字。

甲 不是“中”，是“申”，申請入社的“申”。

乙 “申”？哧，別把人當傻瓜。“申”字中間還缺一橫。

甲 誰說缺一橫？我腰里不是有一根皮帶嗎？

乙 這怎麼能算？

甲 你的耳朵怎麼能算兩點？

乙 (啞然)好，我認輸。回頭見。(要走。)

甲 慢！我們這兒有個規矩，不問是誰，要想進村去，一定要把這裡所有的字都念上一遍。

乙 你這不是存心和我為難！我不是有言在

先：斗大的字只認得担把。你……

甲 不，这是規矩。

乙 (故意地)嘻，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啊！你这个人，嘻……(边笑边想溜走。)

甲 (严肃地)別嘻皮笑臉的。

乙 一定要認？

甲 一定要認。

乙 嘿，你倒是鉄面无私包龙图，存心要我唱伍子胥过昭关啦。

甲 对，今天請你过的不是昭关，是“文化关”。
(把乙領到樹边，指着貼在樹上的“樹”字問)这是什么字？

乙 (沒有办法)好，(唱戏腔)“你且听——了！”这……这个，那个……

甲 別这个那个的了，还是我来教你吧。(指指樹)这是什么？

乙 你真把我当瞎子啦？我字不認識，难道連一棵樹都看不清？亏你問得出來。

甲 那貼在樹上的那個字，就是“樹”。

乙 你不早說。(胆子壯起來了)好，你有多少就攤多少吧，這還不容易。

甲指指椅子上的“椅”字。

乙 (脫口而出)“椅子”。

甲 哪来两个字？只要一个，到底是“椅”还是“子”。

乙 那……(冒認一下)那……当然是“椅”。

甲 馬馬虎虎算你对。(又敲敲桌子)这个呢？

乙 桌子(連忙改口)噢，桌，桌，“桌”字。

甲 (敲敲杯子)这个呢？

乙 杯！(得意起来)怎么样？嘿，你真把我当瞎子啦？我是逗逗你的。

甲 (指茶壺)这呢？

乙 茶，——不。(忙把茶壺搶在手里，拿来仔細地看了一看，旁白)不对。这里又只写了一个字，我說“茶”吧，說不定这是个“壺”；說是“壺”吧，說不定是指里面的“茶”。这小子可真有点缺德帶冒烟儿。有了！(对甲)你問这个啊？是“茶——”(故意拉长，看看苗头不对，忙改口說)“壺”！壺，壺，壺，茶壺的“壺”。对吧？这可放我过关了吧？

甲 别忙，还有最后一关。(領乙至黑板前。)

乙 还有？这哪里是唱伍子胥，倒象是梁山伯祝英台的“十八相送”(唱起来)“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前面到了……”

甲 别扯。这个？(指黑板上的字。)

乙 (仔細一看，黑板上写着两个字，倒吸了一口气)

你想留一手难难我啊？嘿，四两棉花——談(彈)也不要談(彈)起。“黑——板”。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嘛。

甲 不对！

乙 不对？这不是黑板是什么，这里不是写着两个字：“黑”、“板”一点也不会错。(神气活现地指来指去)“黑”“板”，“板”“黑”。

甲 不对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(甲把黑板上系着的一根绳子提起来，上面拴了一颗大白菜。)

乙 (一怔)见鬼，你为什么不把白菜这两个字贴在这儿，偏要写在黑板上呢？这不是存心整人嘛！

甲 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你可以进村了。回头见。

乙 慢着，说的倒容易，对不起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整了我半天，到底存的是什么心？

甲 别火，这是为你好。

乙 为我好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！你说，你和我有什么过不去，要我出半天洋相？

甲 别生气，老弟，你还只出了点小洋相；我早先不识字，可吃过大苦头呢。喏，解放以前……

乙 (阻止)得了得了，又是“解放以前”。解放以前穷人都吃苦，你识字，地主反动派也

不会给好日子过。如今是新社会啦，誰敢来欺侮我不識字？

甲 好，过去咱不提，那就說解放以后吧。你說沒有人欺侮不識字的，对！可我自己找过自己的麻煩。

乙 自己？这倒是新聞。

甲 土改那年，我当过村干部。

乙 哦，选你当村长？

甲 这我当不了。

乙 农会主任？

甲 不是。

乙 那……

甲 民兵队长。我想，我不識字，干文的不行，拿枪杆儿我可有的是力气胆量。

乙 那行。

甲 行？有天晚上，突然乡里来了个公事，这可把我蒙住了，我不知道里面說的是什么，偏巧，别的干部都上乡里开会去了。

乙 糟糕，村里沒有識字的了嗎？

甲 有，咱村边有个小学校。

乙 那好，去請教老师嘛。

甲 我就去找啦，可老师一看，眉头一皺，就沒有敢拆开来看。

乙 怎么？

甲 他說这是“絕密”，就是絕对的秘密，不能随便看。我一想，对，泄漏秘密可犯大錯誤啦；再一想，不得了，說是絕密，就一定是大事。我拔腿就跑。

乙 干嗎？

甲 到乡里去問問。

乙 真是，一字不識就苦了两条腿。

甲 嗨，只要不出毛病，跑一趟倒也就算了。誰知乡指导員一見我就直躁脚。通知就是乡指导員发的。原来邻乡有个恶坝地主跑了，通知是要我赶快带民兵出发堵住要道，配合着逮他。我就二话沒說，往回就跑；到了村里，带上民兵，在几个口子上把住了。可我的心一个勁地蹦蹦地跳。

乙 害怕了？

甲 不是。我这一来一回不要紧，可耽誤了两个多鐘头。誰知那家伙溜过去了沒有！

乙 可急也沒有用啊。

甲 是啊，我好不容易耐着性子守着。嘿，来啦！

乙 迎面过来的？

甲 不，从背后来的。

乙 好家伙，你得小心。

甲 没关系，我們躲着等他走近了，一起冲上去，我把他抱得死死的。

乙 真有你的！

甲 这可把我乐坏啦，我拿起电棒一照，大伙可更乐啦。

乙 怎么？

甲 原来是咱中队长。那逃亡地主早在我到乡政府去的时候溜过去啦，叫另一个村子里的民兵逮住了。中队长是一路过来通知撤岗的。

乙 这倒闹成了个大笑话。

甲 是啊，以后我请求不干了，还是专心搞生产吧。

乙 这可错不了啦。

甲 错不了？外甥打灯笼，照旧。以后搞互助生产，大伙儿又推我当组长，好，我就干了呗。

乙 那记工分，算帐怎么办？

甲 是啊，有困难克服呗。我找了个窍门儿，我不会写，可还会数数，就找了几个碗，一个碗算一户，每天谁做一个工分我就往谁的碗里丢上一粒黄豆。

乙 这主意不坏。

甲 是啊，大家都說这办法好。可一到結算，大家都鬧得个天翻地复。

乙 怎么？

甲 都說少了！

乙 少啦？你这家伙搞鬼！

甲 天地良心，我自己的工分也不对头。

乙 那怎么回事？

甲 碗里的工分都叫老鼠偷去吃了！

乙 唉，这有多糟糕。我看你这个小组长也甭想当了。

甲 从此，我就沒敢再替大伙儿办事。

乙 对，沒有能耐别称雄，象我，就吃不着这些苦头。

甲 話不能这么說，人总是能为大伙儿多办点事好。以后咱加入了合作社，……

乙 怎么？你又当干部啦？

甲 这回可沒有，大家照顧我，說社里事情更麻煩，沒文化不行。我也沒鬧情緒。

乙 对，應該讓能干的干。

甲 可我有个脾气，老爱找窍门。

乙 好啊。生产上有了发明？

甲 不。上次老鼠吃我記工分的黄豆的事，我总忘不了，我就老捉摸着改进。嘿，有一

回我上茶館，那開茶館的老頭，也跟我一樣，一字不識，可從來沒有忘過帳。我挺納悶，就去請教他，他說，這容易，只要會寫一個字就行。

乙 那好，這可是個先進經驗。

甲 是啊，我問他是什么字。他說是“正”字。誰要欠一壺茶，他就寫一橫，再次就添一豎，這麼一橫一豎，一橫一豎，寫滿一個“正”字就是欠了五壺。

乙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。

甲 我一學就會。回來我就試驗了，做一個工分我就在牆上劃一橫。

乙 再做一個工分就劃一豎。

甲 對，過了幾天，我和記工員一對帳，嘿，好極了，一分不差。

乙 好，我回去也用這辦法。

甲 我高興極了，就這麼一個一個地寫，不但越寫越好，而且越記越多。

乙 那當然，老鼠可不喜歡舔粉筆灰。

甲 可我總放不下心。

乙 你這人真是，老愛給自己找麻煩。

甲 不是，我到月底算了一算，多得出奇。

乙 唔……嗨！你人一高興，生產情緒就提高

了嘛，掙的分兒自然要多了。

甲 起先我也这么想，可再一想：我从来不好偷懶，不会情緒一高就多出一半兒來呀！

乙 有沒有別人跟你开玩笑？

甲 不会，我媽，我老婆都不識字，我兒子剛上學，只認得小猫小狗，却不認得這“正”字。有一次我還教訓他：“爸爸花錢給你上學，光學些小猫小狗，有啥用？連个‘正’字都不会寫！”

乙 那你就找記工員對一下嘛。

甲 我去找啦，一對，果然……

乙 一分都沒有錯？

甲 去你的，差一大截。

乙 這怎么回事？

甲 我也不信，和記工員爭得臉紅脖子粗，他一定說我算錯了。我火起來，就拉了記工員回家來對。一進門呀，聽見房裡有人；我想：我媽和老婆都上工去啦，這是誰啊？

乙 誰？

甲 我輕手輕腳地從門縫往裡一瞧。（大聲）啊呀！

乙 （吓了一跳）怎麼啦？

甲 我兒子。

乙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

甲 是他在一横一竖的写“正”字。

乙 哦，原来如此！他怎么玩这缺德的玩意呢？

甲 嗨，别提了。我不是训过他不会写“正”字吗？这下他可记住了，就真的学起来了。我才记上一横一竖，他就帮我添上三笔补一个“正”字，高起兴来还要照样儿描一个。

乙 我说，你这人前世得罪了文昌大帝。

甲 别迷信了，是社会变了。咱们要当家作主，要管那么多事嘛，不识字就好象瞎了只眼，象你刚才“黑板”“茶壶”乱蒙，要叫你碰到这些事还不是一样。我可下决心上了两年冬学，如今又当上干部啦！

乙 又做干部啦？还是当民兵队长？

甲 不，这回当的是文教干事。

乙 你倒真是吃得苦中苦，方为识字人。哎，我说你那来这股子劲儿？

甲 亏你还是个翻身农民！咱们现在是在创天下。

乙 创天下？嘿，说你不信迷信吧，封建思想还怪浓的，闹了半天还想皇帝老爷？

甲 你扯哪儿去啦。我说的咱们在创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天下，你我都有份儿。

乙 哦——。

甲 共产党說声干，咱們就凭这股勁儿，把地主反动派打倒了；共产党再說一声干，咱們就挖掉了穷根，都組織起来搞合作化啦；共产党又說一声干，咱們就要提前实现四十条。

乙 哦，你学文化也就凭了这股干劲儿？

甲 对，这就叫大跃进嘛！不但是我，就連我老婆的姑媽的外甥女儿的——

甲 (同时地) 舅婆！
乙 你我的那位老丈姆娘！

甲 她也上了冬学了。

乙 哦！怪不得你們这儿改叫“文化村”啦！

——完